

# 大湘西地区文化与旅游融合潜力及其空间分异<sup>\*1</sup>

许春晓 胡婷\*

(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 中国湖南长沙 410081)

**【摘要】**: 文化与旅游融合是一种生产过程, 具体表现为文化资源与文化空间的旅游化利用。引入生产力模型与生产要素理论, 从资源、资料、劳动力、技术四个方面构建文化与旅游融合潜力测度模型。在县域空间尺度下, 测度大湘西 45 区县市文化与旅游融合潜力, 并分析其空间差异。研究表明, 大湘西文化与旅游融合潜力分布不均衡, 由东到西呈梯度下降, 表现为正三角的潜力等级格局; 融合要素分布不均匀, 区域的融合优势与劣势表现明显, 区域间差异较大。最后, 研究提出促进大湘西地区文化与旅游融合的建议对策。

**【关键词】**: 文化; 旅游; 融合潜力; 生产力模型; 大湘西地区; 空间差异

**【中图分类号】**: F59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8462 (2018) 05 - 0208 - 09

DOI: 10.15957/j.cnki.jjdl.2018.05.025

文化与旅游融合是新发展理念在旅游领域落实的重要途径, 是推进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发展, 实现“文化强国”战略目标的有力手段。新时代致力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缓解, 通过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驱动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 是大湘西地区乃至整个武陵山片区的重要路径。当前, 全国上下特别注重发展质量, 力图遵循科学发展规律推动文化与旅游融合, 确保项目建设符合市场需求, 实现可持续发展。新时代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 呼唤其潜力的科学测度, 为区域文化旅游产业科学发展提供依据。

潜力是潜在的、非现实的能力, 存在于产生潜力且持续改进的一系列活动中, 潜力也是未来可能实现的竞争力<sup>[1]</sup>。潜力研究对生产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深受学界的关注, 集中在要素潜力、要素组合发展潜力等方面, 最初广泛应用于土地利用及农作物生长<sup>[2]</sup>; 紧接着, 产业发展潜力及区域经济增长潜力研究兴起, 研究水平不断提高, 潜力评估研究已经发展到了量化评价模型构建阶段。区域旅游产业潜力研究始于 20 世纪末, 国外主要从市场、资源、交通要素等微观层面来探究<sup>[3-8]</sup>, 国内更侧重潜力评价模型构建, 涉及产业要素微观层面、供需市场中观层面及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宏观层面<sup>[1, 8-9]</sup>, 常揭示区域潜力的空间分异。区域文化产业潜力研究成果较少, 具体文化产业的专门研究及区域文化产业现实的竞争力研究成果较多<sup>[10]</sup>。

文化与旅游融合的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国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融合型产品与服务方面, 如旅游演艺、节事活动、创意聚落、影视旅游、博物馆旅游等。2010 年以来国内学者积极探索文化与旅游融合的原理、机制、模式和产品, 也开始构建量化模型, 如融合态势模型<sup>[12]</sup>、耦合协调度模型<sup>[13]</sup>、融合水平模型<sup>[14]</sup>、“资源—人才—市场—机构”融合度模型<sup>[15]</sup>等, 研究工作主要基于产业视角, 借鉴了耦合度、融合度、协调度等经典模型, 以旅游产业要素与文化产业要素作为模型指标, 研究特定

<sup>1</sup> 收稿时间: 2017 - 11 - 05; 修回时间: 2018 - 03 - 02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高校科研项目 (15A123)

作者简介: 许春晓 (1962—), 男, 湖南新化人,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规划开发。E-mail: chunxiao2682@163.com。

\*通讯作者: 胡婷 (1989—), 女, 湖南湘乡人, 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旅游开发、旅游地理。E-mail: ting\_hu0426@163.com。

空间尺度文化与旅游产业的融合现状。总体上，文化与旅游融合问题，已有不少探索成绩，但是研究范畴还仅仅限于产业层面，文化与旅游融合潜力的研究尚处在工作思路议论与现状抽象描述层次，进一步深入研究势在必行。

大湘西文化与旅游资源丰富，融合发展实践在快速发展，是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基于相关潜力测定方法的研究基础，依据客观实际和充分的学理思辨，厘清相关基础概念，优选理论模型构建文化与旅游融合潜力测度模型，以县域为单元计算融合潜力，并揭示其空间差异，可在理论上增添文化与旅游融合潜力测度模型，实践上为大湘西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 1 模型构建

### 1.1 重要概念思辨

融合是不同要素（系统）向同一个方向演进而形成新要素（系统）的过程。文化与旅游融合是文化产业/事业要素与旅游产业要素相互交叉、不断渗透、共同演进而形成新兴事物的过程，具体表现为文化产/事业的各要素与旅游产业“吃住行游娱购”等要素融合产生新的业态形式的过程。从本质上说，文化与旅游融合是以融合产品/业态的出现为标志的，是生产力进步的表现，属于生产活动范畴。

文化与旅游融合具体表现为文化资源与文化空间的旅游化利用，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经济活动中的不同要素的融合，即文化产业主体将文化商品投入旅游市场、旅游产业主体赋予文化资源以旅游功能；第二，公益事业的要素与经济活动要素的融合，即公益文化事业主体以文化服务为产品向旅游市场渗透。文化与旅游融合的相互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资源作为旅游开发对象，被赋予旅游功能，实现旅游资源种类和数量的增加、旅游产业资源禀赋的优化；二是文化服务与旅游体验并存，拓展文化产业的市场空间，促进社会公共服务的公平化建设，推进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生产力是主体与客体结合的能力，以及由此激发出来的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指出，生产力是由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多种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其中劳动者是主体，劳动对象是客体，劳动资源是主体用以作用于客体的物或物的综合体，劳动者是人的要素，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是物的要素，三者均不可缺少。生产力的测度不论在学界还是实践中都备受关注。198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很多学者的实证结果表明科学技术渗透在生产全过程中。“生产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生产力三要素公式随之改良，将科学技术作为乘法因子加入，即生产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科学技术<sup>[11]</sup>。

文化与旅游融合实质上是一种生产活动。基于生产力的定义推导，文化与旅游融合力是参与文化与旅游融合的劳动集体拥有的创造文化旅游融合产品或业态的力量，主要由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科学技术决定。

### 1.2 评价指标选取

生产要素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是劳动过程中最一般、最基本的要素，指进行物质生产所必需的一切要素及其环境条件，其内容在不断发展中。

文化与旅游融合潜力测量指标还在不断探索当中。国内外学者从产业要素来评价文化与旅游的融合态势，主要涉及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与融合度的测算。其中耦合是衡量系统内部各指标的协同程度，角度多元化明显，有从绩效与要素水平测度文化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协调度<sup>[12]</sup>，也有从总量、资源、人才、市场、机构五个方面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sup>[13]</sup>，还有从产业综合实力、经营收入、人才机构三方面计算融合水平<sup>[14]</sup>。融合度即已实现的融合程度，是融合的现实水平，有从资源、人才、市场、机构四方面评价文化旅游产业结构的有序度<sup>[15]</sup>。基于文化与旅游融合潜力的内涵以及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生产要素理论，本文从资源、资料、劳动力以及技术四个方面构建文化与旅游融合潜力评价体系（表1）。其中，劳动力要素选取文

文化旅游产业人才要素来表征，是具有一定的生产能力、劳动技能和生产经验、参与文化与旅游融合生产过程的人才，包括现实的文化旅游产业从业人员以及潜在的人力资源，假设现有人力资源分布结构不变，潜在人力以在校学生数量表示<sup>[14]</sup>。资源要素，即劳动对象，是文化与旅游融合生产过程中被加工的东西，即文化旅游资源，文化旅游资源是“客观存在的、主要因其所具文化价值或赋存的文化元素而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的、能被旅游业利用产生效益的事物或因素”<sup>[16]</sup>。资料要素是指劳动者用以作用于文化旅游资源的土地、资本、交通、企业组织等，结合生产要素理论以及旅游“六要素”，资料包括资本、管理、信息、交通、土地五大要素；技术要素即应用于文化与旅游融合过程的创新科学技术。

表 1 文化与旅游融合潜力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资源	文化旅游资源要素	人类文化遗址遗迹类资源	资料	信息要素	互联网入户率	
		历史建筑与文化空间类资源			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	
		文化旅游商品类资源			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	
		人文活动类资源			有线电视入户覆盖率	
	资本要素	旅游收入		交通要素	移动电话综合人口覆盖率	
		文化产业收入			航空交通日流量	
		公共图书馆数			铁路交通日班次	
	管理要素	博物馆数		劳动力	人才要素	公路交通密度
		文化馆/文化站数				航道交通密度
		艺术表演场馆/团体数				土地要素
文化/体育/娱乐业法人数		技术	创新科学技术要素			文化旅游产业就业人数
星级酒店数量						在校学生数
旅行社数量						R&D 支出
住宿餐饮业法人数						有 R&D 活动单位数
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法人数	R&D 人员					
文化艺术科技科研机构数	外形设计专利数量					
其他相关产业法人数	注册商标数					

### 1.3 指标权重赋值

#### 1.3.1 资源要素

文化与旅游融合基于资源，实质体现为资源的跨界争夺，所以资源要素包括尚未进行旅游开发的文化资源以及已具备旅游功能的自然或人文资源，包括人类文化遗址遗迹类资源、历史建筑与文化空间类资源、文化旅游商品类资源、人文活动类资源<sup>[16]</sup>。遵循客观事实、可操作等原则，基于国际国内的文化遗产与旅游资源的评定标准，文化旅游资源包括世界遗产，国家级景区，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省、市、县四级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省级风景名胜区，国家、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国家、省级宗教活动场所，国家、省级森林公园，国家、省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省级湿地公园，世界、国家、省级地质公园，国家、省级水利风景区，所以资源要素可以分为世界级、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五级。

$$TR = \sum_{i=1}^4 \sum_{j=1}^5 \alpha_j \cdot N_{ij}$$

式中：TR 表示文化旅游资源质量指数；N 表示文化旅游资源数量；i 表示文化旅游资源的类型（人类文化遗址遗迹、历史建筑与文化空间、文化旅游商品、人文活动）；j 表示文化旅游资源的级别（县级、市级、省级、国家级、世界级）； $\alpha$  表示文化旅游资源的质量系数， $\alpha_1$ 、 $\alpha_2$ 、 $\alpha_3$ 、 $\alpha_4$ 、 $\alpha_5$  分别代表县级、市级、省级、国家级、世界级文化旅游资源的质量权重，根据级别赋予权重，采用不等距划分法： $\alpha_1=1/19$ ， $\alpha_2=2/19$ ， $\alpha_3=3/19$ ， $\alpha_4=5/19$ ， $\alpha_5=8/19$ 。

### 1.3.2 资料要素

依据生产要素理论与旅游“六要素”，资料要素包含土地、资本、交通、管理、信息。

一是土地，即文化与旅游融合依托的土地基础。生产活动离不开土地，区域文化与旅游融合的土地基础以区域全部土地为上限，采用土地面积指标。

$$TE = \theta \cdot LA$$

式中：TE 表示土地质量指数；LA 表示区域土地面积； $\theta$  表示土地有效利用率，假定利用率为 100%，即  $\theta=1$ 。

二是资本，即文化与旅游融合的投入资本。因投入资本没有专门统计，难以提纯，从经济学视角考虑，以产出作为投入资本的上限，即资本要素包括文化产业收入、旅游收入指标。

$$TC = \beta_1 \cdot \bar{C} + \beta_2 \cdot \bar{T}$$

式中：TC 表示资本质量指数；C 表示文化产业收入，T 表示旅游收入，考虑到 C、T 变化起伏，取近三年的平均水平，即  $\bar{C}$ 、 $\bar{T}$ ； $\beta$  表示资本贡献率， $\beta_1$ 、 $\beta_2$  分别代表 C、T 的质量系数，假设文化收入与旅游收入的贡献率相等，即  $\beta_1=\beta_2=0.5$ 。

三是交通，即保障文化与旅游融合的交通条件。根据国内现有交通类型与级别，交通要素包括航空、铁路（高铁、普铁）、公路（高速、国省道、农村公路-县乡村道）、航道，以交通密度指标来衡量。

$$\begin{aligned} TT &= \gamma_1 \cdot A + \gamma_2 \cdot R + \gamma_3 \cdot L + \gamma_4 \cdot H \\ R &= \gamma_{21} \cdot GR + \gamma_{22} \cdot CR \\ L &= \gamma_{31} \cdot HW + \gamma_{32} \cdot GS + \gamma_{33} \cdot RW \end{aligned}$$

式中：TT 表示交通质量指数；A 表示航空交通密度（航空旅客日吞吐量）；R 表示铁路交通密度（每万人日班次数）；L 表示公路交通密度（每万人公路里程数）；H 表示航道交通密度（每万人航道里程数）； $\gamma$  表示交通质量系数， $\gamma_1$ 、 $\gamma_2$ 、 $\gamma_3$ 、

$\gamma_4$  分别代表航空、铁路、公路、航道交通质量系数，基于行驶速度与行驶载量赋值： $\gamma_1=1/3$ 、 $\gamma_2=1/4$ 、 $\gamma_3=1/6$ 、 $\gamma_4=1/12$ ；GR 表示高速铁路（包括动车）密度；CR 表示其他铁路密度（快铁、普铁）； $\gamma_{21}$ 、 $\gamma_{22}$  分别代表高铁、其他铁路的质量系数，依据铁路的时速设计赋值： $\gamma_{21}=7/11$ 、 $\gamma_{22}=4/11$ ；HW 表示高速公路密度；GS 表示国省道密度，RW 表示农村公路密度（县乡村道）； $\gamma_{31}$ 、 $\gamma_{32}$ 、 $\gamma_{33}$  分别代表高速公路、国省道、农村公路交通的质量系数，根据公路等级赋值： $\gamma_{31}=1/2$ 、 $\gamma_{32}=1/3$ 、 $\gamma_{33}=1/6$ 。

四是管理，即参与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相关企业组织。根据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的分类标准以及年鉴统计指标，选用公共图书馆数、博物馆数、文化馆/文化站数、艺术表演场馆/团体数星级酒店数量、旅行社数量、住宿餐饮业法人人数、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法人人数、文化/体育/娱乐业法人人数、文化艺术科技科研机构数、其他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人数作为管理指标<sup>[12-15]</sup>。

$$TM = \sum_{j=1}^{11} \delta_j \cdot M_j$$

$$M_5 = \sum_{j=5} \sum_{m=1}^5 \delta_{jm} \cdot M_{jm}$$

式中：TM 表示管理要素指数；M 表示参与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相关企业数量； $\delta$  表示企业的管理质量系数； $M_1 \sim M_{11}$  分别代表公共图书馆数、博物馆数、文化馆/文化站数、艺术表演场馆/团体数、星级酒店数量、旅行社数量、住宿餐饮业法人人数、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法人人数、文化/体育/娱乐业法人人数、文化艺术科技科研机构数、其他相关产业法人人数，假设各类企业对管理质量的贡献率等同，则  $\delta=1/11$ ； $M_{51}$ 、 $M_{52}$ 、 $M_{53}$ 、 $M_{54}$ 、 $M_{55}$  分别代表一星、二星、三星、四星、五星酒店数量，依据评定机构级别定级： $\delta_{51}=1/15$ 、 $\delta_{52}=2/15$ 、 $\delta_{53}=1/5$ 、 $\delta_{54}=4/15$ 、 $\delta_{55}=1/3$ 。

五是信息，即推动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信息服务质量。根据国内现有的信息服务以及年鉴、年报统计指标，选用互联网入户率、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有线电视入户覆盖率、移动电话综合人口覆盖率作为信息指标。

$$TI = \sum_{n=1}^5 \varepsilon_n \cdot I_n$$

式中：TI 表示信息质量指数； $I_1 \sim I_5$  分别表示互联网入户率、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有线电视入户覆盖率、移动电话综合人口覆盖率； $\varepsilon$  表示信息质量系数， $\varepsilon_1 \sim \varepsilon_5$  分别代表  $I_1 \sim I_5$  的质量系数，采用等权重赋值，则  $\varepsilon=1/5$ 。

资料要素由土地、资本、交通、管理、信息共同构成，假定土地、资本、交通、管理、信息的贡献率相等，则资料要素水

$$TG = \frac{TE + TC + TT + TM + TI}{5}$$

平 TG =

### 1.3.3 劳动力要素

劳动力要素包括现实的人力资源——文化旅游产业就业群体与潜在的人力资源——在校学生群体。

$$TH = \frac{H_1 + H_2}{2}$$

式中：TH 表示融合劳动质量指数； $H_1$ 、 $H_2$  分别代表现实的人力资源——文化旅游产业就业群体与潜在的人力资源——在校学生群体。

#### 1.3.4 技术要素

技术要素水平由技术研发资本投入（文化/旅游产业的 R&D 支出）、技术研发人才力量（有 R&D 活动的文化/旅游法人数、文化/旅游产业的 R&D 人员）、技术研发成果（外观设计专利数、注册商标数）构成。

$$TS = \mu_1 \cdot RI + \mu_2 \cdot RO + \mu_3 \cdot RD$$

$$RD = P + B$$

式中：TS 表示技术要素指数；RI、RO、RD 分别代表技术研发资本投入、技术研发人才力量、技术研发成果；P 表示外观设计专利数；B 表示注册商标数； $\mu$  表示要素水平系数，采用等权重赋值，则  $\mu = 1/3$ 。

#### 1.4 测度模型

潜力评价是对未来情况的一种预测分析，基于现实条件的理想状态的假设。区域文化与旅游融合潜力是区域文化与旅游融合力的最高水平，即区域内劳动集体参与文化与旅游融合，创造新业态/产品的最大能力水平。生产要素决定生产力，且实践活动中生产要素转化成生产力的过程存在无效损耗。假设现有要素实现 100% 融合转化，依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构建文化与旅游融合潜力模型，即融合潜力 =（融合劳动力 + 融合资料 + 融合资源）× 融合技术。

考虑到融合劳动力、融合资料、融合资源、融合技术的测量指标的量纲不同，为保证分析结果的准确性，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观测变量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X_{ij} = [X_j(t) - X_{\min}] / [X_{\max} - X_{\min}] + 0.01$$

式中： $X_j(t)$  表示区域 t 的第 j 个指标的观测数据； $X_{\max}$  是第 j 个指标观测数据的最大值； $X_{\min}$  是第 j 个指标观测数据的最小值。为避免无量纲化处理时出现负值或零，整体加上 0.01。

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之后，其绝对意义发生了变化，但是指标仍然可以指代事物的属性，指标数值的大小代表着事物属性水平，所以利用无量纲化的融合劳动力、融合资料、融合资源、融合技术测算的不是区域文化与旅游融合潜力的绝对水平，而是相对水平，即融合潜力指数。

$$IPI = (\kappa_1 TR + \kappa_2 TG + \kappa_3 TH) \cdot (\kappa_4 TS)$$

式中：IPI 表示区域文化与旅游融合潜力指数； $\kappa_1$ 、 $\kappa_2$ 、 $\kappa_3$ 、 $\kappa_4$  分别表示区域融合资源 TR、融合资料 TG、融合劳动力 TH、融合技术 TS 的权重，考虑到融合资源、融合资料、融合劳动力、融合技术是四大必不可少的融合要素，赋予其等同的地位，即  $\kappa_1 = \kappa_2 = \kappa_3 = \kappa_4 = 1$ 。

## 2 大湘西文化与旅游融合潜力

### 2.1 案例地选取与数据来源

大湘西是一个旅游开发、区域合作的概念，包括武陵山片区涉及的湖南省 43 个县市区以及 2011 年划入大湘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永州市的江华瑶族自治县与江永县，即张家界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怀化市、邵阳市以及常德市石门县、桃源县，娄底市新化县、涟源市、冷水江市，益阳市安化县，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江永县 45 区县市<sup>[16]</sup>，是湖南省主要的欠发达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生态脆弱地区，是武陵山扶贫攻坚战略的覆盖区，是湖南省北融长江经济带、南接大桂林旅游圈与北部湾经济区的重要纽带，是对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区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大湘西文化与旅游融合潜力测度与空间差异研究，将为大湘西地区文化旅游产业空间布局提供理论依据，直接关系到湖南省“十三五”整体目标的实现，也关系到湖南省西部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优化调整，意义重大。

为系统分析和比较大湘西范围内各地区文化与旅游融合潜力，依据上文确定的文化与旅游融合潜力评价指标，选择大湘西 45 区县市文化与旅游融合要素指标的观测数据。其中数据来源于大湘西各级政府部门出版的统计年鉴或发布的统计公报，旅游、文化、交通、经济与信息化等主管部门公布的数据，湖南省统计年鉴，湖南省旅游资源手册，国家、湖南省、市级、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以及文物保护单位名录等，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使用的数据更新截止于 2016 年底。数据采集时，对不同区县市尽可能采取同一发布体系中的数据，同时与地方政府的统计部门进行实时核对与更新，力求数据的时效性和准确性。

### 2.2 大湘西文化与旅游融合潜力测度

根据文化与旅游融合潜力测算方案，基于文化与旅游融合要素的现实水平，计算大湘西 45 区县市融合潜力并排序。

从融合潜力指数来看，大湘西 45 区县市文化与旅游融合综合潜力指数的平均值为 0.27，标准差为 0.31，其中潜力水平最高的是常德市桃源县（1.13），最低为怀化市洪江区（0.001），极差为 1.129。由此看出，大湘西文化与旅游融合潜力平均水平不高，但空间差异明显，呈现一定的非均衡性。

从融合要素指数来看，大湘西地区文化与旅游融合资源指数均值为 0.319，标准差为 0.218；融合资料指数均值为 0.172，标准差为 0.152；融合劳动力指数均值为 0.355，标准差为 0.213；融合技术指数均值为 0.268，标准差为 0.257。大湘西融合劳动力指数相对较高，县域间波动较小，主要受益于大湘西地区义务教育的普及以及职业教育的推广；融合资源丰富，县域间存在一定的波动，大湘西拥有张家界、老司城、崀山、紫鹊界 4 处世界遗产，276 处国家级文化旅游资源，737 处省级文化旅游资源以及数千余处市县级资源；融合技术要素水平普遍较低，但县域间的水平波动较明显，大湘西区域部分区县已经进入了信息化建设阶段，如常德桃源、益阳安化，但是大多数区县信息化水平很低，特别是少数民族自治区域。受限于交通区位，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大湘西地区融合资料条件普遍较差，县域间波动较小，2018 年张家界、湘西州将进入高铁时代，快速交通体系的建立对融合资料条件的改善意义重大。由此可知，大湘西文化与旅游融合主体与客体资源丰富，但融合工具有待进一步改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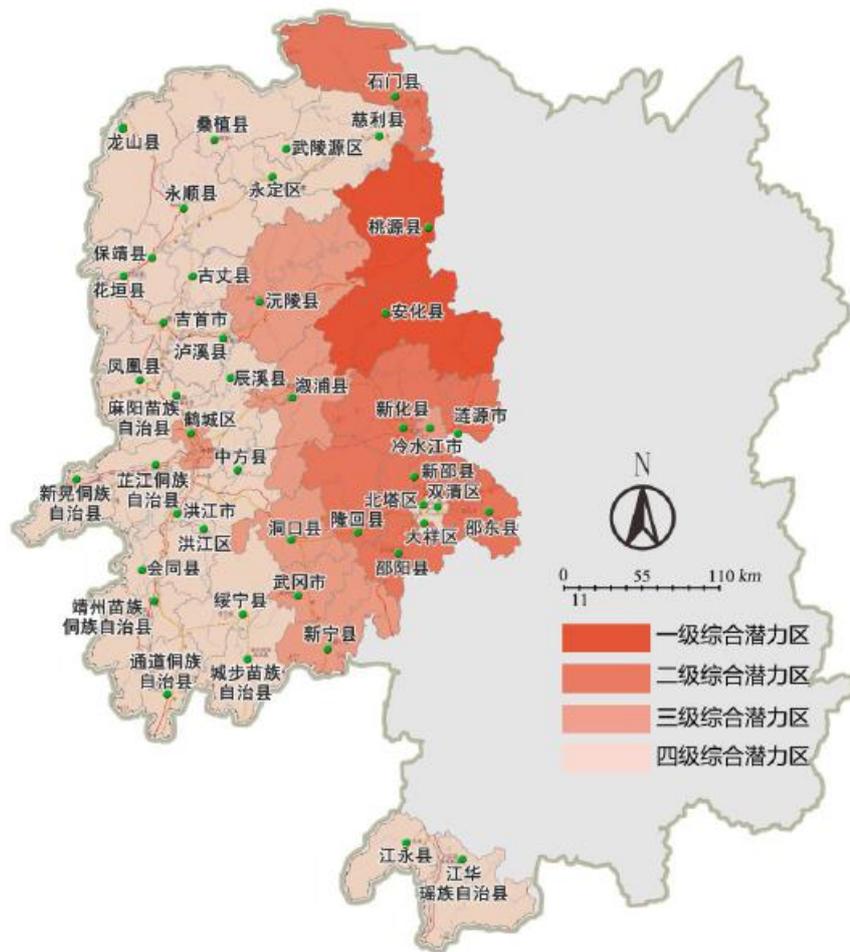
表 2 大湘西地区文化与旅游融合潜力指数及排名

排名	地区	融合潜力指数	排名	地区	融合潜力指数
1	常德市桃源县	1.130	24	娄底市冷水江市	0.111
2	益阳市安化县	1.001	25	邵阳市绥宁县	0.113
3	邵阳市邵东县	0.912	26	湘西州永顺县	0.116
4	娄底市新化县	0.784	27	怀化市芷江县	0.091
5	邵阳市隆回县	0.851	28	邵阳市双清区	0.095
6	邵阳市邵阳县	0.770	29	湘西州凤凰县	0.085
7	常德市石门县	0.739	30	怀化市会同县	0.078
8	娄底市涟源市	0.651	31	怀化市麻阳县	0.080
9	怀化市鹤城区	0.704	32	张家界市桑植县	0.065
10	怀化市溆浦县	0.377	33	怀化市靖州县	0.059
11	邵阳市洞口县	0.371	34	怀化市通道县	0.059
12	邵阳市新邵县	0.335	35	邵阳市城步县	0.056
13	邵阳市武冈市	0.346	36	怀化市中方县	0.047
14	张家界市永定区	0.261	37	怀化市新晃县	0.045
15	怀化市沅陵县	0.316	38	湘西州保靖县	0.049
16	邵阳市新宁县	0.248	39	永州市江永县	0.045
17	湘西州吉首市	0.200	40	湘西州花垣县	0.040
18	邵阳市大祥区	0.163	41	湘西州泸溪县	0.032
19	怀化市洪江市	0.151	42	湘西州古丈县	0.011
20	张家界市慈利县	0.138	43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	0.009
21	怀化市辰溪县	0.144	44	邵阳市北塔区	0.009
22	永州市江华县	0.136	45	怀化市洪江区	0.001

### 3 大湘西文化与旅游融合潜力的空间分异特征

空间异质是绝对存在的，“异质性导致地理事物的集聚”<sup>[17]</sup>。本文采用聚类方法（K-means 算法）实现区划，聚类依据分别取融合潜力指数、融合资源指数、融合资料指数、融合劳动力指数、融合技术指数，其中 K 设定为 4，对大湘西地区 45 区县市进行空间聚类，探索大湘西文化与旅游融合的等级空间结构特征，反映其空间差异。

首先大湘西文化与旅游融合潜力等级空间分布显示（图 1），一级融合潜力区包括常德桃源县、益阳安化县，二级融合潜力区包括常德石门市、娄底新化县与涟源市、邵阳新邵县、邵东县、隆回县与邵阳县。大湘西文化与旅游融合潜力高水平区域主要集中在东部一线，文化与旅游融合潜力呈现明显的从东向西递减的特征，大湘西文化与旅游融合潜力等级结构与县域经济等级结构高度重合，在地域分布方面潜力水平较高的区域相对集中。结合高品质资源分布以及县域旅游经济的发展现状来看，大湘西张吉怀区域是精品资源集中分布区，也是旅游流分布的核心板块，但融合潜力水平偏低，说明大湘西地区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受限条件明显，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重心应该向东部偏移。



**图1 大湘西文化与旅游融合潜力等级空间示意图**  
**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tegrational potential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 Daxiangxi Area**

大湘西融合资源空间分布情况表明（图 2A），大湘西整体资源禀赋优良，湘西州尤为突出，其次是张家界市以及常德、娄底、益阳、邵阳、怀化、永州部分区县市，怀化市除洪江市、洪江区、通道县外的其他区域以及邵阳市城区、新邵县、邵东县、城步县的文化旅游资源基础相对薄弱。由此看出，大湘西地区北部的融合资源优势明显高于南部，怀化市以及邵阳市东部资源优势表现尚不明显，文化旅游资源的挖掘开发不够，张吉怀旅游经济带的资源整合效应尚未明显体现，优势资源的辐射带动功能尚未充分发挥。城步县作为全国国家公园管理体制试点之一，拥有不可替代的“南山”品牌，但是文化旅游资源的联动开发还存在较大的努力空间。娄底冷水江市是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比照西部大开发政策支持的城市之一，是国务院实施转型发展扶持政策的 44 个资源枯竭型城市之一，矿产地质资源丰富，如波月洞、锡矿山等，但是景区景点等级与资源本身的品级尚不匹配，资源的精品化打造尚显不足。邵阳市城区、新邵与邵东县相对全市其他区域，具备较好的资源开发基础，但是开发效果并不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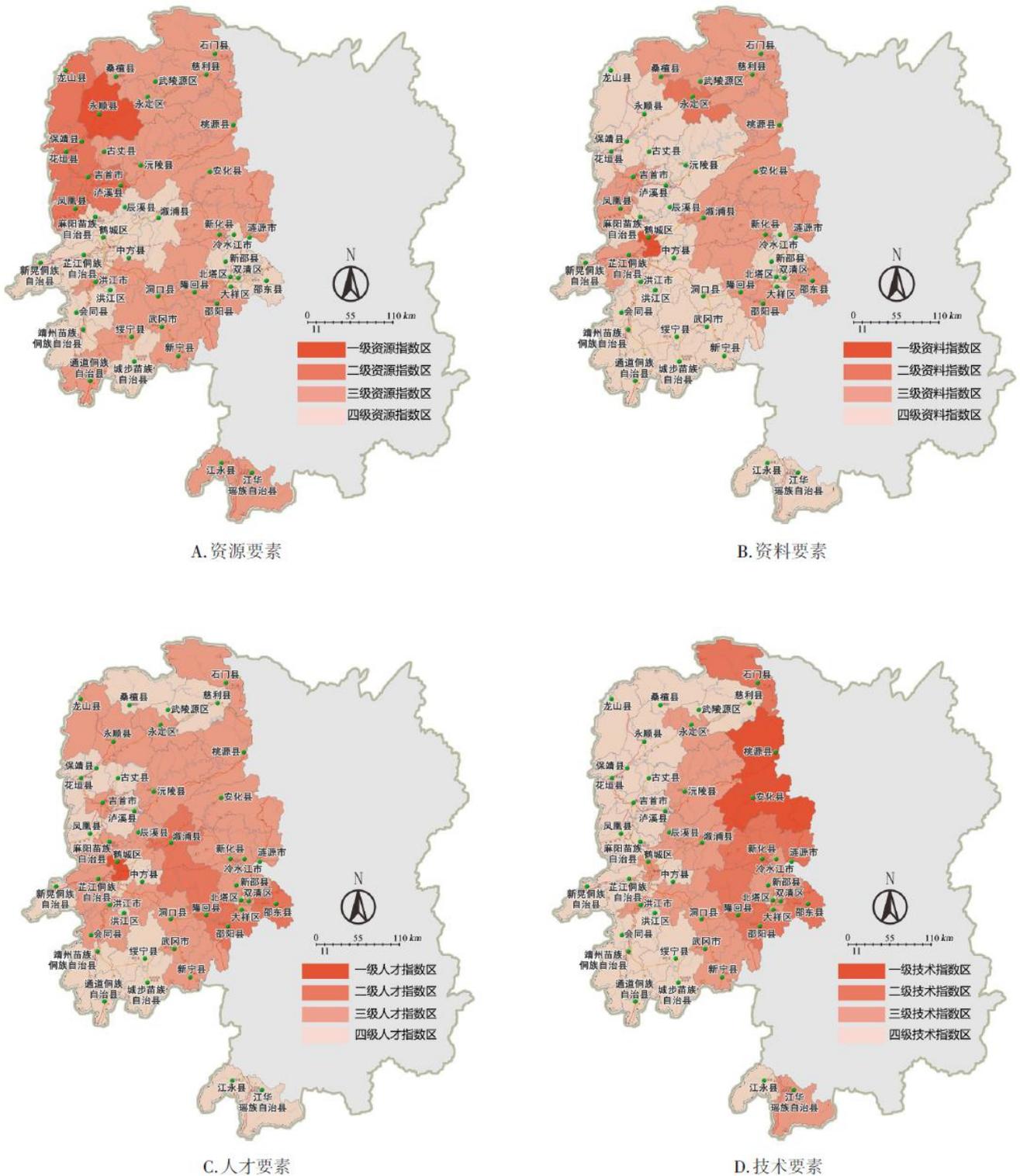


图2 大湘西地区文化与旅游融合要素的等级空间

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tegrational factors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 Daxiangxi Area

大湘西融合资料空间分布图显示（图2B），大湘西融合资料条件整体较差，其中怀化鹤城区与张家界永定区相对条件较好。张家界、凤凰、怀化是湖南省西部旅游产业的三大增长极，怀化鹤城区、张家界永定区、湘西州吉首市作为大湘西三大旅游集

散中心，拥有较为完善的旅游产业链，其中鹤城区作为湖南省西南部的交通枢纽，永定区是大湘西唯一在用的民用机场荷花机场所在地，交通优势相对明显；同时与湘东相邻、位于交通干线沿线的区县市也相对优于其他区域。由此可知，交通条件是限制大湘西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重要因素。根据湖南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预计 2018 年底建成大湘西快速交通体系，大大改善大湘西旅游的发展瓶颈，有利于旅游产业的内涵式发展，对大湘西地区扶贫攻坚、乡村振兴、全域旅游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进一步结合土地、资本、交通、管理、信息等融合要素条件（表 3），细致考察大湘西各区县市的融合发展优势与局限。其中，张家界永定区与怀化市鹤城区资本、交通、管理、信息要素条件相对优越，唯一受限于自身区域面积，适合集聚型发展，是大湘西地区承载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功能的理想区域。湘西州吉首市、凤凰县，常德市桃源县、石门县，邵阳市邵东县、隆回县、邵阳县、新宁县，娄底市新化县与涟源市土地、资本、管理、信息要素条件优良，交通条件有待进一步改善，是大湘西地区文化旅游产业重点发展区域。张家界市慈利县，湘西州龙山县、永顺县，怀化市溆浦县、沅陵县，益阳市安化县，永州市江华县的区域土地要素相对最为丰富，但资本、交通、管理、信息要素条件一般，有待改善，是大湘西地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延伸区域。大湘西地区其他 26 区县市土地、资本、交通、管理要素条件一般，相对信息网络建设较为突出，是大湘西地区文化旅游产业的后备优势区。

表 3 大湘西地区文化与旅游融合资料生产力空间布局

类别	区县市	特征统计量				
		土地要素	资本要素	交通要素	管理要素	信息要素
后备优势区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桑植县；湘西州保靖县、花垣县、泸溪县、古丈县；怀化市洪江市、辰溪县、芷江县、会同县、麻阳县、靖州县、通道县、中方县、新晃县、洪江区；邵阳市双清区、大祥区、北塔区、洞口县、新邵县、武冈市、绥宁县城步县；娄底市冷水江市；永州市江永县	0.268	0.106	0.165	0.193	0.528
延伸发展区	张家界市慈利县；湘西州龙山县、永顺县；怀化市溆浦县、沅陵县；益阳市安化县；永州市江华县	0.687	0.179	0.220	0.347	0.271
重点发展区	湘西州吉首市、凤凰县；常德市桃源县、石门县；邵阳市邵东县、隆回县、邵阳县、新宁县；娄底市新化县、涟源市	0.449	0.419	0.141	0.464	0.536
核心发展区	张家界市永定区；怀化市鹤城区	0.246	0.912	0.850	0.815	0.739

大湘西融合劳动力空间分布图显示（图 2C），融合劳动力分布情况与实际的人口密度分布基本一致。东部区域高于西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区域高于全市的其他区域，交通干线沿线区域高于其他区域。张家界武陵源区、湘西州凤凰县拥有绝对的资源品牌优势，但是劳动力是影响其融合发展态势的重要限制性因素。大湘西是湖南省少数民族聚集区，民俗文化丰富，但是少数民族区域的教育理念相对落后，开放程度相对较低，对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力度还很不够。所以思想意识的解放是大湘西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解放的重要环节，落后的意识会局限人们的想象，局限事物发展的可能，人才资源应该作为融合发展优势被重视。

大湘西融合技术空间分布图显示（图 2D），大湘西地区的融合技术优势主要集中于常德石门县、桃源县，益阳安化县，娄

底新化县、涟源市，邵阳隆回县、邵东县、邵阳县等东部区域。大湘西地区网络信息覆盖率、科研投入力度等由东往西呈现下降态势，这主要受限于区域的经济水平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破解新时代旅游新矛盾，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日益向往，推进大湘西文化旅游的融合发展，离不开融合产品/业态的创新，离不开信息技术革命，离不开创新人才。张家界武陵源区、湘西州永顺县、邵阳新宁县是大湘西世界遗产的所在地，张家界与凤凰是湖南省旅游产业龙头，张吉怀旅游经济带作为重要发展轴线，不论是立足大湘西还是立足全省旅游版图，这些节点都是不可忽视的，但是技术短板明显，严重限制了高效发展。

## 4 结论

基于生产要素理论引入生产力模型，从资源、资料、劳动力、技术四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形成文化与旅游融合潜力评价模型，测定了湖南省大湘西文化与旅游融合潜力并揭示了其空间差异。结果表明：①大湘西文化与旅游融合潜力可以分为核心发展区、重点发展区、延伸发展区、后发优势区，从等级分布看呈现正三角格局，融合潜力较高的区县市少，65%的区域融合潜力较低。②大湘西文化与旅游融合潜力的梯度差距由东向西明显，东部地区成为融合潜力的优势区。③大湘西文化与旅游融合要素分布不均，区域的融合优势与劣势表现明显。湘西州资源优势显著，但是人才、技术短板明显，除吉首、凤凰外的大部分区域资料要素条件一般；张家界资源基础好，资料要素条件相对完善，但人才与技术集中在永定区，其他区县市差距大；怀化鹤城区优势明显，县际差异明显；邵阳的优势区域主要分布于城区周边，城区的中心集散功能不强；常德、益阳、娄底要素相对完备；永州资源丰富，但其他要素条件一般。针对以上结论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优化格局，提升融合发展的空间效率。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是大湘西旅游产业优化的有效途径，也是必然趋势。张家界与凤凰是大湘西地区的发展极核所在，但从融合潜力与融合要素条件分析发现，大湘西东部区域融合优势更为明显，大湘西文旅融合的重心应该向常德、益阳方向偏移。同时依据融合潜力指数划定大湘西文化与旅游融合的优先发展、重点发展、一般发展区域，科学谋划大湘西文化与旅游融合生产力布局，有利于提高空间发展效率。

第二，消解壁垒，构建共生共荣的互动格局。基于融合资源空间分布，发现行政壁垒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大湘西区域资源整合与协作，另外资源建设等级与资源本身品质还存在明显差距。促进先进技术、专业人才及投资项目等县际共建共享，强化区域协作，打破行政区划限制，降低行业壁垒，逐步实现大湘西一体化。

第三，扬长补短，破解不充分不均衡的新矛盾。大湘西民俗、历史、建筑、山水等独具特色，因开发条件的限制很多特色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保守”式、“跟风”式的现象明显，区域内部同质产品竞争激烈，县域旅游差距明显。立足本土特色，积极引进人才和技术，打造特色文化旅游经济带，构建差异化格局，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本文基于要素投入的视角构建文化与旅游融合潜力测度模型，是一次探索性尝试。但是受到数据收集的限制，部分属性是由间接指标表示；基于现有要素水平假设要素组合转化最优来预测潜力，并未以动态发展的眼光来考虑融合要素水平；借鉴生产力模型中融合要素等权重假设，假设的合理性尚未进行专门佐证；模型指标涉及层级、内容较多，利用模型测算的潜力水平仅代表相对水平，适用于凸显一定尺度空间的比较优势。在未来的研究中，将进一步完善指标体系，考虑要素的发展态势，引入平滑系数，同时根据融合效应来确定要素权重，构建更加精准的文化与旅游融合潜力测度模型，以便为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提供更加翔实的理论及实证参考。

### 参考文献：

- [1] 冯学钢, 王琼英. 中国旅游产业潜力评估模型及实证分析 [J]. 中国管理科学, 2009, 17(4): 178.
- [2] 李相玺, 尹忠东, 何长高. 土地生产潜力研究综述 [J]. 水土保持学报, 2001, 15(5): 33 - 36.

- 
- [3] Arturo Melian Gonzalez, Juan Manuel Garcia Falcon. Competitive potential of tourism in destinations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3, 30(3): 720 - 740.
- [4] Priskin J. Assess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for nature-based tourism: the case of the central coast region of western Australia [J]. *Tourism Management*, 2001, 22(6): 637 - 648.
- [5] Samsudin A R, Hamzah U, Rakmi Ab R. Thermal springs of Malaysia and their potential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Asian Earth Sciences*, 1997, 15(2): 275 - 284.
- [6] Langlois S M, Theodore J, Elizabeth M. In Poland: in-bound tourism from the UK [J]. *Tourism Management*, 1999, 20(4): 461 - 469.
- [7] Kelly M. Jordan's potential tourism development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8, 25(4): 904 - 918.
- [8] 杜焱. 旅游产业发展潜力的测度与评价——以湖南省为例 [J]. *经济地理*, 2014, 34(6): 176 - 181.
- [9] 宋咏梅. 区域旅游产业发展潜力测评及显化机制研究——以陕西为例 [D].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2013.
- [10] 李雪茹. 区域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分析: 基于 VRIO 模型的修正 [J]. *人文地理*, 2009, 24(5): 76 - 80.
- [11] 靳清, 齐建国, 贾全星. 生产力构成及模型分析 [J]. *技术经济*, 2013, 32(3): 94.
- [12] 侯兵, 周晓倩. 长三角地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态势测度与评价 [J]. *经济地理*, 2015, 35(11): 211 - 217. .
- [13] 翁钢民, 李凌雁. 中国旅游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及空间相关分析 [J]. *经济地理*, 2016, 36(1): 178 - 185.
- [14] 曲景慧. 中国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时空变动分析 [J]. *生态经济*, 2016, 32(9): 129 - 134.
- [15] 李凌雁, 翁钢民. 我国旅游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差异分析 [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15, 31(6): 94 -99.
- [16] 许春晓, 胡婷. 文化旅游资源分类赋权价值评估模型与实测 [J]. *旅游科学*, 2017, 31(1): 44 - 56.
- [17] 孙俊, 潘玉君, 和瑞芳, 等. 地理学第一定律之争及其对地理学理论建设的启示 [J]. *地理研究*, 2012, 31(10): 1 749 -1 763.